

第八十七章 賣花姑娘與無恥官員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西湖不大，湖堤不過數裏長，但由樓上樓看過去，湖水依然有浩蕩之勢。

此時範閑正站在最頂那層樓，眯著眼睛，隔著竹簾遮掩，望著湖麵。

隻見湖麵靠著右堤的所在，兩個影子快速掠過，間或在湖水上一點，震起些許水花，又踩著堤旁的舟首一掠而過，速度十分驚人，如同前後相隨的兩道閃電一般。

偶爾在湖麵上前後綴住，劍氣縱橫間，兩人如大鵬周翔於空，姿式優美而帶著股令人不寒而栗的絕殺味道。

血光乍現，二人又再次分開，如清靈之鳥往前方滑去。

看似美妙，卻是分外驚心。

...

範閑站的高，看的遠，但也不過片刻功夫，那兩名高手便消失在湖對岸的冬日柳林之中，看去向，似乎是那些黑色清貴的院落處。

他皺了皺眉，雲之瀾重傷之下，還可以支撐那麼久，東夷城一代劍術大家，果然不是浪得虛名。

湖麵上偶一展現的鷹啄般場景中，影子似乎並沒有使用自己最習慣的手法，反而用的是東夷城的四顧劍決，故而兩位高手的劍勢極為相似。電光火石間，雖隻在湖麵上展現了幾個破碎的畫麵，卻依然是光彩奪目，劍意凜然。

依道理講，影子此時如附骨之蛆跟蹤而去，傷後的雲之瀾似乎隻有死路一條，可是為什麼他要直直衝向湖對岸？難道哪裏有東夷城的幫手？範閑愈發覺著。西湖對麵那幾座華麗清貴地木製建築，有些什麼古怪。

刷的一聲扯下擋風竹簾，範閑從欄邊離開。看了一眼正傻乎乎看著自己的三皇子，平靜說道：「看什麼？繼續吃飯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他就坐到了桌邊，拿起筷子開始在桌上地殘羹剩菜裏尋找不多的蝦仁。

隔間內的所有人都愕然望著他。三皇子也在悶悶地猜測，外麵究竟出了什麼事，是誰在殺誰？那些青石坪上的人們都衝到了湖邊，驚呼乍起，顯然是出了大事。

史闡立終於忍不住輕聲問道：「大人？出什麼事了？」

範閑沒有怎麼思考，直接回答道：「不知道是誰，捅了湖邊漁夫一刀子，這時候追到湖那邊去了。」

隔間裏一片安靜。什麼樣地漁夫被襲事件，能夠令樓下那些見多識廣的江湖豪傑們震驚成那副模樣？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的話，但也沒什麼法子反駁

西湖之畔，青石坪上，海棠站在那名官員的身邊，望著遠方湖上已經消失無蹤的兩名絕世強者，麵色平靜。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而江南武林裏的人物，這時候早已湧到了湖邊。對著仍有餘波的湖麵驚訝感慨，吸著冷氣。

眾人雖沒見著最先前地一幕，但小舟迸破，兩名高手如巨鳥翔於湖麵的場景，卻還是看的清清楚楚。隻是驚鴻一瞥，眾人便知道對戰的二人實力高深莫測。絕非一般常人，聽怕都已入了九品玄妙之境！

眾人在震驚之後。開始猜測那兩個人的身份。議論了許久，也沒有個分數，縱有些高明人士瞧出來是湖麵上劍勢頗有四顧之風，卻也不會點明，那些內心驕傲的老頭子們心想，你們東夷城不是一向愛吹噓自己高手多嗎？讓你們自己鬥去。

隻是湖邊那幾位自東夷城來的女弟子，麵色有些凝重，她們沒有想到在慶國繁華杭州地，居然有人膽敢...而且能夠...傷到自己地師傅！由呂思思領頭，這些女劍士們向主持方匆匆行禮後，便沉默著離開了樓旁石坪，焦急沿著湖堤向那方奔去。

江南武林眾人滿心震駭之餘，也有些滿足，今日乏善可陳的武林大會到了最後，竟然能夠看到北齊聖女海棠出麵，而且湖邊又突兀地出現了兩名絕世劍客地廝殺，這票價算是值回來了。

慶國江湖人士以此暗殺之事為契機，巧妙地將海棠上台之事遺忘掉，誰都知道，這時候的場子裏，沒有人是那位姑娘的對手，如果不想慶人丟臉，那還不趕緊趁機蒙混過去。

於是乎，江湖豪傑們選擇就近的樓上樓用餐，準備以酒水為引，再好生議論一番先前所見震驚一幕，難得一見的各幫各派頭目，也好在官府「公正」的公證下，商討一下道上地利益分配。

而那名江南路的官員，與幾位德高望重地前輩很自然地與海棠見禮，再也不提先前場中之事，極有禮數地請海棠姑娘入樓少歇。

將要進樓上樓時，一名麵相清正，雙眼溫文有神的年青貴族公子便迎了出來，對海棠一揖為禮，溫和說道：「海棠姑娘遠道而來，能有這個機會親近一番，實是在下的榮幸。」

「這位公子是？」海棠從來就不是一個冷若冰霜的仙子，很隨意地禮貌問道，她的心思其實還放在先前那兩個飄然殺伐而去的高手身上。

「在下姓明，乃是這座樓上樓的東家。」

打頭一行人的最後方，是江南水寨的夏樓飛，他抬起雙眼看了那位姓明的公子哥兒一眼，麵色平靜不變，心裏卻冷笑一聲，許多年不見的大侄子現在混的越發出息了，居然還懂得拍一下北齊人的馬屁。

樓上樓也是明家的產業，一向隻是有個掌櫃在打理，隻是今天樓旁有大事，所以如今明

家之主明青達的兒子，明蘭石才會親自來到這裏。

身為江南巨富之家，當然懂得不止要搞好與官府的關係。哪怕是異國的重要人物，也要刻意巴結才是。所以他才會搶出樓外，接著海棠。同時也沒忘了向海棠身邊那位江南路官員問好，竟是位八麵玲瓏地角色，倒不像是位敗家子。

樓裏食客們的目光都聚在門口處，都想看看那個傳說中的海棠姑娘。究竟生地什麼模樣。一來海棠本身就是位名人，二來慶國人都聽說過那個八卦，知道這位姑娘與自家那位小範大人有些什麼不清不白的瓜葛，慶國人都將範圍視作驕傲，將他看成是朝野上下最拿的出手的人物，此時再看海棠，不免便帶了幾絲挑剔與看將娶新婦地審視眼光。

等大家真看清了，不免有些失望這姑娘長的...也不怎麼漂亮啊。似乎有些配不上小範大人

聽著樓外聲音漸低，樓中卻漸漸喧嘩起來，範閑知道那些草莽豪傑們就要入樓了，眼神示意一名虎衛站到了隔間之旁，免得呆會兒又會有些不長眼的江湖人物，想學那些話本上的惡霸，來強搶位置。引發衝突範閑可沒有那個上京時間來玩這些把戲。

高達看了他一眼，得到範閑點頭後。揮揮手讓那名虎衛回來，自己出了門，同時替下了還沒有吃飯的那兩名護衛。

此時眾人都已經吃的差不多了，包括三皇子在內的所有人，都用疑惑與請示的目光盯著範閑，思思也不例外。目光裏充滿著好奇。

「看什麼看？」範閑皺眉說道：「湖上那件事情，和我真沒什麼關係。」

史闡立心頭暗笑。心想門師有時候聰明，怎麼有時候地反應卻顯得過於遲鈍。眾人不好意思問出心中疑問，還是三皇子不在乎範閑的脾氣，嘻嘻笑著開口說道：「不是這事兒。」

「那是哪兒事？」

外麵的聲音越來越大，看樣子樓下那些江湖人坐不下了，都在往樓上走，三皇子往門外努努嘴，說道：「那位海棠姑娘來了，老師不請人家進屋坐坐？」

屋內所有人都把期盼的目光投注到範閑的臉上。範閑將臉一沉，斥道：「一個個這腦袋是怎麼生的？帶你們來杭州看熱鬧已經算不錯了，這還指著我親自演戲給你們看？」

史闌立擠眉弄眼道：「老師，海棠姑娘也不是外人，一起吃個飯，隻是常事。」

範閑冷笑道：「這時候所有人都看著，若請她進來，誰都知道咱們是誰了。」

三皇子用那清嫩的聲音反駁道：「我就不明白，為什麼非得微服，咱們亮明身份遊山玩水難道不行？瞭這江南人也不敢把咱們如何了。」

範閑頭痛地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我倒不是怕什麼，隻是難得出京輕鬆一趟，你非得前前後後圍上十幾個白胡子官？殿下您也不愛這種日子吧？」

三皇子一愣，這才知曉，原來範提司微服私訪，不是存著什麼暗查明家罪證地念頭，純屬遊興發作而已，一想到自己高估了對方的職業道德，三皇子不免有些臉紅，腹誹某人果然有些犯嫌，恥笑道：「即便讓他們知道了如何？咱們自己不去衙門裏，想必誰也不敢來跟著咱們，那不明擺著找憋屈？」

範閑懶地理他，心想官場中人拍馬屁場景的可怕，哪是你個小毛孩子能懂的。

兄弟二人正在肚子裏蔑視著對方，便聽著廂房之外的聲音大了起來，似乎有人想要範閑他們坐的這個隔間。

範閑眉頭一挑，詫異無比說道：「別介，還真碰見這種俗事兒了？」

高達黑著一張臉，守在隔間之外，看著身前滿臉憤怒的那些江湖人士，聽著對方嘴裏不幹不淨地話語，手握長刀之柄，卻始終沒有拔出來。

因為海棠正饒有興致地看著他。

當然，他的麵前已經躺著三個「江湖好漢」，好漢們正抱頭捧腹，慘呼不止。在那兒裝委屈。

果然不出範閑所料，那些牛氣烘烘地江湖人上樓之後，一眼就瞧中了範閑他們坐的這個隔間。這個隔間本來就是樓上樓最好地兩個位置之一。另外一個被明少東家留下來，準備招呼武林大會的主持方，那些江湖人不敢與官府並海棠姑娘爭地盤，但看著這個隔間卻開始流口水。嚷嚷著要裏麵的人趕緊騰地方。

明家少東其時還沒有上樓，掌櫃與夥計們哪敢得罪這些拿刀地江湖人，隻得在一旁說著好話。

高達是何等身份的人？陛下親隨虎衛首領之一，若這些年放在江湖上隻怕早就開山立派了。對於這等毫無道理的要求，提司大人嗤之以鼻的橋段，根本不會糾纏什麼。隻等著那幾名江湖人上前一動，他長刀不出鞘，便敲了過去。

然後。地上便多了幾個慘呼連連地家夥。

...

樓間盡是今日參加武林大會的人士，在江湖上都是橫慣了，今日卻驟見了一個比自己更橫的人，同仇敵愾，齊刷刷地圍了上來，望著高達的目光很是不善。

這事兒怪範閑，經由這大半年的「朝夕相處」。高達在一身橫殺功夫之外，更是沾染了範提司

太多的陰狠之氣。身處民間，高達並不想動重手，所以用的是範閑的小手段，解決戰鬥倒是挺快，但那種陰狠味道，卻是讓四周旁觀地人群感覺到十分不舒服。

那名龍虎山的劍客皺眉說道：「這位先生。雖說是這幾位朋友言語無禮在先，提的要求確實也有些過分。不過您驟下陰手，未免也過了些吧。」

高達沉著臉，根本懶得理他。龍虎山的劍客看他出手，便知道對方的實力隻怕比自己山上閉關的師傅還要高些，所以敬稱為先生，而沒有將他當成一般護衛。此時看高達依然一張死人臉，劍客雖然有些警懼於隔間中人的身份，卻依然怒氣漸起。

...

而就在這個時候，海棠姑娘在眾人地簇擁之下上了頂樓，看著與眾人對峙的高達，眼中閃過一絲異色，自自然然地走到了眾人之間。

此時樓內所有人都在警懼之餘猜測著高達地身份，卻沒有一個人曾經在江湖上見過這樣一位使刀的高手，不免有些疑惑，而海棠，卻在北齊上京城裏見過高達多次，早就一眼認出了對方。

明少東見場間亂成一團，趕緊上來打圓場，又趕緊指揮人騰出別的廂房，安排夥計們扶著「板上好漢」們去休息。

明家在江南財雄勢大，哪一方的好漢也要賣明少東一個麵子，而且他們也瞧出高達的修為實在驚人，那隔間裏的人隻怕更不是自己能招惹地，人群漸漸散了，隻是嘴裏依然不停咕囁著。

將這一切安排妥當了，明少東才略帶歉意地與高達說了兩句，又極溫和禮貌地請海棠與那位官員還有其他人，進入早已留好的另一處雅座。

出乎所有人地意料，海棠姑娘一手提著花籃，兩眼似笑非笑地看著高達，也不轉身，隻輕聲說道：「謝謝明公子好意，不過海棠今日遇著故人，少不得要去叨擾他一頓。」

眾人一驚，再看高達的目光就有些微妙了，心想這名護衛身手如此可怕，裏麵的人身份一定了不得，而且還是海棠姑娘的故人？

...

都是聰明人，江南路官員咳了兩聲，與海棠說了兩句什麼後，趕緊拉著眾人離開。開玩笑，萬一裏麵真是那位小爺，人現在正在江南玩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遊戲，自己又不是知府這等夠檔次拍馬屁的官員，要是貿貿然戳穿了，以後在官場上還能有什麼好日子過？

眾人討好地向高達投以笑容，便趕緊風一般地離開，隻有那位明少東麵露愕然，苦笑著搖了搖頭。

...

隔間廂房的門被吱呀一聲推開，海棠提著花籃走了進去，光線為之一亮。

範閑端著個酒杯，看著不請而入的姑娘家，半晌後憋出兩個字：「來了？」

海棠點點頭。對著房內四周張著大嘴好奇的人們微笑致意，很自然地走到他地身邊坐下，回道：「來了。」

範閑將酒杯放下。痛心疾首道：「專門讓高達出去，就是怕你進來，泄了本官的行蹤...難道你就沒看見他向你使眼色？」

高達站在門口，很無辜地望著樓外湖光山色。

海棠取下頭上花布巾。沒好氣說道：「堂堂八品高手看門，傻子才會猜不到裏麵坐的是誰。」

範閑輕浮地恥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江南臥虎藏龍，又沒有人認識高達，我地船還在江上走著，誰會猜到我已經到了杭州？」

海棠看著他的雙眼，半晌後無奈說道：「這麼愚蠢的自信，真不知道你是從哪裏來的？莫非這就是你以往說過地精神勝利法？」

範閑反駁道：「但隻要你不進這間屋。他們也隻有猜著，哪裏能證明我是誰？」

海棠微煩說道：「我就不喜歡你這種鬼鬼樂樂的模樣，明明可以正大光明做的事情，非要轉幾個彎，抹些黑糊糊的顏色，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證明你是個陰謀家一般。」

範閑大怒說道：「我本來就是陰謀家，你能比我好哪兒去？先前樓下那個北齊人還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。想找個機會挑遍江南群雄，你好一戰立威。光彩奪目？幸虧今天沒讓你如願，不然我大慶的臉麵就被你一人削光了。」

海棠恥笑道：「你要是心裏不舒服，剛才就應該跳下去和我打一架。」

「我才沒那個閑功夫！高達守在門口，那是因為那位明少東不是傻子，他肯定會找人來試探隔間裏坐的是誰...我敢拿腦袋打賭，那些來惹事兒的江湖漢子。都是他明少東安排地，我讓高達出去。就是想讓他震懾一下所謂江湖中人，讓明家少來這些下作試探。你倒好，一出麵就攪了所有安排，弄得我想借機發飆都沒有發成。」

範閑惱火說道：「這裏是慶國，你總得聽聽我的。」

海棠兩眼望樓頂，說道：「我什麼時候聽過你安排？」

從海棠一進屋，兩個人便開始爭鋒相對地吵了起來，竟是寸步不讓，明明是範閑做事顛三倒四，他偏振振有辭，明明是海棠故意揭他老底，卻偏說是看不慣他行事風格，兩個人說話的速度越來越快，但聲音還是壓的極低，就像是一連串悶炮般。

房內所有人的臉色都變得古怪了起來，卻是死死地閉著嘴，不敢發出任何聲音，看著眼前這精彩一幕，心想江湖傳言果

然不假，以範提司的水晶心肝，伶牙利齒，權勢實力，敢和他這麼說話的人還真沒幾個，能從氣勢上將範提司壓地死死的，還真隻有這一位北方來地姑娘，這兩個人之間要沒有問題，就算把瞎子打死了也不信。

三皇子離爭吵之中的二人最近，小臉蛋一時望著範閑，一時轉向海棠，就像坐在第一排看網球的觀眾一般。他的表情十分精彩，心想這等場景十分少見，一定要牢牢記住，回京後好和晨姐姐與父皇說去。

終究還是史闡立有些心疼門師，小心翼翼插了句嘴：「大人，海棠姑娘，現在還是想想怎麼走吧...呆會兒隻怕杭州知州、杭州將軍、江南織造，那些大人們都要趕過來迎接，學生已經看見有好幾人出了樓。」

範閑一拍大腿，恨恨地盯了海棠兩眼：「趕緊走，不然還度個屁的假。」

海棠卻安坐如山，很直接說道：「我餓了。」

三皇子在一旁湊趣道：「那趕緊喊小二重新上些菜。」

範閑瞪了他一眼。

海棠啾啾笑著說道：「謝三殿下。」

...

過午不久，西湖對岸的一處莊園裏便熱鬧了起來，當然熱鬧隻是局限在院內，外麵看著還是如以往一般冷清。這座莊園裝修華美而不膩，依山臨湖，實在是絕妙所在，單是這麼一個園子，隻怕便要值十幾萬兩銀子。

莊園地主人姓彭，一直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，往年也隻是夏天地時候。才會有些人過來消夏度暑。

今天來到這處莊園的，正是範閑一行人。這處莊園乃是前任宰相林若甫，用自己門生彭大人一名遠親的名義買下地。範閑下江南，來了杭州，當然就住在老丈人的產業裏麵。

園子裏的管家早就得了消息，已經安排妥當了一切。範閑這時候翹著二郎腿坐在太師椅上。品著龍井，享受著杭州大富豪的生活，斜乜著眼瞧著正與三皇子輕聲說著什麼地海棠，不免有些惱火。

這一行人當然沒有在樓上樓裏繼續呆下去，海棠也沒有重新點幾盤名菜，範閑為了躲避正在路上趕過來的杭州官員們，拉著屬下們落荒而逃。

車隊假意進城，一路上將監察院四處駐杭巡察司的所有人員都動用了。甚至還動用了六處為了殺手準備的兩間布莊，這一行人才算是重新消失在城中的人海裏，又悄無聲息地繞了回來，進入了西湖旁邊的莊園。

範閑很心疼院裏的屬下。

海棠看了他一眼，訥悶說道：「你這到底是在躲誰呢？」

範閑歎了口氣後說道：「我在躲麻煩。」

其實今天這事兒真是範閑自己愚蠢，如果真不想泄露行蹤，就一定不能去樓外樓。如果去了樓外樓，那被人搶座位的時候。就得忍氣吞聲當孫子，問題是範閑地性情又好熱鬧，又不愛當孫子，那在江湖上行走，哪裏能將自己的真實身份一直掩飾住。

過了一陣，三皇子去園子裏調戲新買的小丫環。莊園的仆婦端了盤熱糕上來，海棠津津有味兒的吃了。看那模樣，這一路南下確實餓的有些可怕。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皺眉道：「淑女一點。」

海棠噗哧一笑，心想與這廝半年不見，怎麼一見面兩個人就吵了起來，那感覺還真有些好玩。

等她吃完了糕點，範閑用眼神示意她跟著自己往後園走去。這處莊園雖然他沒有來過，但建築設計總是有相似之處，很簡單地便找到了安靜的書房。

在書房之中，二人分別坐下，範閑望著姑娘正色說道：「你...如今應該知道那個傳聞了。」

海棠點點頭，忽然間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先不說這個，今天西湖之上那兩人是誰，你認出來了嗎？」

「那漁夫我見過。」範閑似乎在回憶，「應該是雲之瀾，去年...噢，不，應該是前年，在宮裏見過一次，他那时候是東夷使團地首領。」

海棠皺眉沉默許久後，問道：「能夠傷到雲之瀾...那個殺手究竟是誰？為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物？」

範閑冷笑道：「暗中伏擊，連一個小孩兒都有可能殺死大宗師。」

海棠搖搖頭：「你大概沒研究過東夷城的劍術，那名殺手用地是最純正的四顧劍意。」

範閑輕輕抹平額角細發，隨意說道：「東夷城高手多，他們自相殘殺，對於我們的計劃隻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」

海棠依然在回思著那個從湖水中一躍而出的殺手，總覺得那名黑衣人用的雖是純正劍勢，但是總有股說不透的詭異味道，總似在哪裏見過一般。

之所以姑娘有這種印象，是因為範閑與她在草甸上地那一戰，所使用的招數，與影子刺客一般，都透著股監察院地無恥勁兒，隻是她怎麼也想不到這裏來。

「不是你的人？」她有些懷疑望著範閑。

範閑自嘲笑道：「你也瞧出來了，殺手可能和你水平差不多，九品上的絕世強者，我哪裏使喚的動。」

海棠點點頭，接受了這個解釋，接著問道：「你這一路南下，居然一直沒有遇到刺客。這點真的讓我有些意外，按理講，信陽方麵應該...」

範閑舉起手，阻止了她的發

問，平靜說道：「太平盛事，這種事情太過轟動，而且信陽方麵也沒有殺死我的能力。」

海棠皺著眉頭：「你的傷好了？」

...

範閑麵色不變，微笑說道：「早好了，不然我哪裏敢下江南。你知道我向來最怕死的。」

海棠微微一笑，這才放下心來，說道：「信上我們說好地事情。是這會兒，還是晚上再說？」

範閑骨子裏是個**蕩之人，頓時將這話聽出些香豔味道，趕緊咳了兩聲。說道：「晚上吧，既然是國師相贈，總要鄭重些，不點香，你也得容我洗個澡不是？...不過先前的疑問...」

他的疑問在於：明明知道自己是慶國皇帝地私生子，苦荷大宗師為什麼還敢將天一道功法交給自己？

沒等他說完，海棠已是笑著起身離座，說道：「晚上再說。我要去看看西湖的風景，在書上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，今天還沒有看仔細。」

範閑看著她又順手提起了桌上的花籃，好奇問道：

「朵朵，這時節你在哪兒弄的花兒？」

「在梧州買地絹花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」

—

範閑一個人沉默地坐在書房裏。過了許久之後，他才轉過身來。望著厚厚窗簾那裏，關切問道：「你沒事吧。」

影子確實就是一道影子，飄一般地離開了窗簾，搖了搖頭後說道：「雲之瀾重傷，沒有死。」

範閑皺起了眉頭，知道自己的直覺又蒙對了。問道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雲之瀾拚死闖進了旁邊的一處院子，應該是明家的產業。這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，還有他的幾個師弟，都在院子裏，所以我退了。」

影子地言語裏沒有什麼感情波動，範閑問道：「明家？東夷城？...來的這些人實力怎麼樣？」

「兩個九品，三個八品。」影子回道：「不過雲之瀾半年之內沒有力量。」

範閑雙眼裏怒意一現即隱，幽幽說道：「那還有一個九品三個八品，看來東夷城還真瞧得起我，下了大本錢...
**！哪裏蹦出來了這麼多高手，玩批發呀。」

影子聽不懂他的詞，但也可以聽出他的惱怒，回道：「他們已經離開了那個院子。」

範閑站起身來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此次下江南，如果他要查內庫之事，毫無疑問便要掀翻明家，截斷信陽與東夷城的銀錢往來。而明家所擁有的實力中，信陽方麵本身的武力不足恃，所能倚仗地，就是東夷城那些多到可以打包的高手們。

殺死朝廷命官，尤其是範閑這種人，聽上去似乎有些難以想像，想必明家也不會冒著株連九族地危險去殺範閑。但如果日後真到了生死存亡之際，以那個瘋狂長公主的性情，誰知道會發生什麼？

一想到有可能麵臨層出不窮的東夷城**品高手暗殺，他縱使權高膽大，也有些不寒而栗。所以他才會讓影子搶先動手，先挑了領頭的雲之瀾，然後再率領六處劍手不遺餘力地在江南水鄉裏，緝殺那些東夷來人。

如果範閑坐在府衙之中，等著將來一日東夷城刺客的到來，那他就是地道的蠢貨，所謂最好地防守就是進攻用監察院的刺客恐怖，去對付東夷城地刺客恐怖，這才是正棋。

至於四顧劍那個老怪物，範閑並不以為自己的檔次可以驚動到對方...

他忽然悚然而驚，想到幸虧雲之瀾沒有死之瀾兄，麻煩你再多活幾個月吧，至少等瞎子叔傷好再說重狙隻能殺人，可不能救人。

...

範閑從沉思之中醒來，說道：「帶上所有的六處劍客，讓二處的人配合查緝，隻要這些人一冒頭，你們就出手，不求殺死對方，但是...必須要迫的他們心寒，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，少打我的主意。」

影子點點頭，忽然很沒頭沒腦地說道：「大人身邊那位姑娘很厲害，我不方便時常過來。」

範閑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和你的想法一樣，從今天起，我的安全有她負責，應該沒有問題...還有，你要注意安全，報仇這種事情急不得，你現在可不是那位大宗師的對手。」

影子微微一怔，轉身離開，隻是原本他站立的地方留著兩個微濕的腳印。

影子去四處截嚇東夷來客，範閑身周的安全就成了問題，這也是為什麼一直要等到海棠現身，他才肯做出動手的決斷，同時也不再在意被人捕捉到自己的行蹤。

一來是借海棠聲勢，自己的櫻木花道殺人目光，為影子營造一個機會。

二來是影子離開了，海棠來了，他的身邊依然有一位高高在上的九品上強者，配合著虎衛們，安全上根本不可能發生任何問題。最關鍵的是，有這位姑娘在身邊，不論是天下哪一方勢力，如果想動自己，總得考慮一下北齊這瘦死駱駝的強大國力，與那位光頭的苦荷大宗師。

而且朵朵比影子可愛多了，不僅可以聊天鬥嘴，晚上還可以當同學互抄學習筆記範閑無恥地笑了起來

